

懷其致一也法之攬  
感於斯

HUFA MEIXUE GAILUN

# S 书法美学概论

觀字而之大倫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  
或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錯  
雜含蕤殊靜躁不同管其欣  
於著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惓惓  
隨字達感慨係之矣向之所  
欣万仰之聞以爲陳迹猶不  
能毛以之興懷况循短隨化終  
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  
不痛哉每攬晉人興感之由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 书法美学概论

毛万宝·著

**ARCTI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法美学概论 / 毛万宝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12

(毛万宝书学论集)

ISBN 978-7-5336-6418-3

I. ①书… II. ①毛… III. ①书法美学—研究  
IV. ①J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9679 号

---

书名: 书法美学概论

作者: 毛万宝

---

出版人: 朱智润

责任编辑: 黄书权

责任印制: 王琳

装帧设计: 何宇清

---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551) 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

开本: 720×960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55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36-6418-3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序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导 章祖安

毛万宝君书学论集编成，嘱我为序，我高兴地答应了。为什么高兴？首先因为他是一个诚实人，集中所写都是他所持真实观点的反映；二是他嘱我为序，并非看重我的名气（名气比我大的人多得很），而是长期以来私淑于我，同我在心灵上颇多相通之处；其三，我同意作序，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万宝君寻探书法精微的学术水平够格。

万宝君的书学论集拟出五卷，即《书法美学概论》、《书法美的现代阐释》、《20世纪书法史绎》、《当代书坛批判》和《兰亭学探要》，每卷25万言上下。如此规模，虽说不上巨著，亦可谓小有所成，毕竟，这些文字绝大部分都是作者利用业余时间非学术环境下写出来的啊！

万宝君告诉我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大学读中文系时，正赶上学术界的美学热与书学界的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他正是受此鼓舞，一步一步走向书法美学探索之路的。他的第一篇书法论文（即本科四年毕业论文）便是《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这篇文章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平常，然在当时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从“阶级性”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论书法也不忘强调所谓“阶级性”问题。对此，书学界已有一些论者表示质疑，遗憾的是他们仅通过“对话体”托出观点而已，缺乏应有的学术力度，从而也就无法使读者心悦诚服。万宝君看到这些，便从“书法艺

术的反映对象”、“书法艺术的二重性”和“书法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三个方面去进行论证,在学术层面上最终确立了书法艺术“只反映共同美,而不反映阶级美”的符合史实之见解。

从美学角度研究书法,使万宝君很自然地拥有了一个高起点。搞书法研究,可以就书法谈书法,这是那些创作高手们的擅长,他们有实践经验,一谈就能谈到“点”子上去,给后学者以有益之启迪。但从人文学科高度来看这类研究,由于一味斤斤于“技”(形而下)而缺乏“道”(形而上)的关注,学术价值显得较为有限。因此,学科意义上的书法研究,更有赖美学(以及哲学、文化学、心理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介入。一旦有了美学等学科的介入,关于书法的本质构成、创作规律、形式要素、美感类型、审美范畴、接受原理、流派特征、风格样式、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艺术间的复杂关系等,就可获取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在宏观上有力引导当代书法创作健康发展。万宝君自知只是个书法爱好者,不敢“就书法谈书法”,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书法美学的探讨上来了。从涉足书法研究的1984年开始到新世纪的今天,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不仅写出了数十篇书法美学论文,而且还写出了一部近20万言的专著《书法美学概论》。其中,部分论文发表后,还立即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造型艺术研究》全文转载。他的高起点,无疑为他日后赢得书法美学家的称号奠定了基础。

万宝君书法美学方面的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他对书法本质有自己的独特认识,没有人云亦云,没有像当今书坛某些理论家,美学文章写了一大堆,但都在致力解说、证明他人的基本观点。关于书法性质问题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得挺热闹,大家提出了“形象”说、“抽象”说、“写意”说、“造型”说、“抒情”说、“意象”说等不同看法。万宝君没赶上大讨论的热闹,他介入书法美学研究时,关于书法性质问题的讨论已转入“沉潜期”。然而,在“沉潜期”内,他的第一篇书法美学论文(即前述《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便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书法艺术就是塑造汉字造型形象和展现书家审

美意识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后,他又写出《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构成》一文给予详论。万宝君的书法性质观通过他自己的论证,已经得以初步确定,至于有多少读者予以认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此为基点,比较顺畅地展开了一系列书法美学问题的解说与探析,既使他的整个书法美学研究保持了一贯性(不像有的理论家后期观点同早期观点打架),也使他的整个书法美学研究凸现了体系性(涉及书法美学方方面面的文章互为依存,系统而有序)。从方法论来看,万宝君最初的书法美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思想、以反映论原理为理论依托的,尤其他在探讨书法本质问题时如此。这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结论固然难下,但时代局限性却历历在目。好在万宝君很快自觉地走出了这种时代局限性,否则,日后的一系列书法美学成果也就无法酝酿成熟,我们也就看不到论集中的美学卷频频闪现独到思想了。

虑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万宝君从事书学研究本来打算只专攻书法美学一门,其他概不涉及,以免精力分散什么也写不好。但在研究展开过程中,他还是经不住“史”的诱惑,更摆脱不了“史”的纠结,毕竟,“论”不能百分之百地自说自道,有时必得通过“史”的检验、寻求“史”的支持。缘于此,他一边把主要精力用之于书法美学研究,一边又坚持阅读有关书法史学著述。至于对书法史学的探讨,开始时他只选择了一个很小的“点”,这就是关于1965年以来的兰亭论辨研究。兰亭论辨研究作为一个学术课题,万宝君之前还很少有人成系统地关注过,这显然体现了他志在“填补空白”的学术理念。在万宝君看来,断代史研究也好、通史研究也好、书家个案研究也好,虽然不乏深入之空间,但介入的人太多了,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料优势,没有卓尔不群的治史能力,决难推出有价值的新成果来。也许,万宝君的个性化抉择感动了冥冥中的上天,2005年初万宝君幸运地调到兰亭书法研究所工作,当初的小小偶涉,竟变成他今天的主攻方向之一,而且还有了论集之五《兰亭学探要》的收获。

万宝君偶尔介入书法史学研究,兰亭论辨只是其中一个支“点”,



除此,还有另外两个支“点”,即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回顾(今收入《书法美的现代阐释》)与20世纪整个书法理论研究回顾(今收入《20世纪书法史绎》)。

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进行回顾,显然是万宝君从事书法美学研究的合理延伸。我们知道,从事任何一门学科研究,都得了解该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否则,就会瞎忙乎:自己费九牛二虎之力写出的东西原来早被人家谈过,而且人家谈的比自己还要深刻得多。当然这种了解不一定都要写成文章。万宝君将这种了解写成了文章,目的无非想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凝固”下来,既方便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有个参照,又方便他人开展同类研究有个参照。得力于从事书法美学研究养成的宏观统摄之习惯,万宝君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首先来了个鸟瞰式把握,认为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间的书法美学研究,主要应对当时社会精英分子大多不承认书法为一门艺术的思潮,着重阐述的是书法与其他艺术的共性,以便让书法加入“艺术”之籍。而到80年代初的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人们关注的则是书法同哪些门类艺术具有相同之属性,可视为替书法找朋友,用文雅的话说就是“别类”。大约从1985年前后开始,书法美学研究出现了探讨书法独特性质的“个性化”尝试,标志是这种书法性质的界说,只能用来释读书法,而不能用来释读其他任何一门艺术。因此,从“入籍”到“别类”再到“体性”,就准确勾勒了20世纪书法美学的发展轨迹。

粗线条是规律把握,要真正把握具体形态,个案分析就变得不可缺少。万宝君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进行宏观扫描之后,还陆续投入到一些大家书法美学思想的微观剖析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他撰写的《论朱光潜的书法美学思想》、《论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思想》、《李泽厚书法美学思想寻绎》、《从“抽象”说看林语堂的书法美学思想》和《走出尘封的“序言”——张荫麟书法美学思想探微》等文。这样,有宏观,有微观,读者读之自然可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产生一个清晰而立体的印象。

应陈振濂之约,万宝君相继为1993—1994年度和1995—

1996年度的《中国书画篆刻年鉴》撰写理论述评。随后,他竟由此作时间段上的前后延伸,有计划地写出了1997—1999年度、1971—1992年度、1901—1970年度的书法理论述评,等于以论文形式完成了一部详备的《20世纪书法理论史》,这对当代书法史学来说,显然是个非常难得的奉献。

2008年9月,他又应约为上海书画出版社七卷本《中国书法史绎》撰写20世纪部分,这就是收入《20世纪书法史绎》“正编”中的内容,与“副编”理论回顾正好合为一璧——有语境有人物、有创作有理论;有点有面、有史料有史实,精彩展示了20世纪书法的全景画面。

万宝君为人平和厚道,但并非“乡愿”,他的性格亦有嫉恶如仇一面。当他在研究、交往过程中,发现一些理论大家观点偏激悖离实际,发现一些书坛时弊严重干扰书法事业发展之后,便禁不住愤愤然拿起笔给予毫不留情的批驳与针砭。

关于理论批评,万宝君写出的重要篇目有《论书法学体系的文化困境》、《新视角·新资源·新思想——关于书法美学出路问题的三点断想》、《论刘纲纪书法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么?——就书法定位问题向熊秉明请教》、《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论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中的矛盾表现》和《历史·文化·书法——〈红月亮:‘兰亭序’解读〉批判》等。这些篇目,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的新尝试,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的学科发展方向,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家的学术观点,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家的研究性格,不仅把握准确、驳斥得当,而且充满思辨色彩,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这里我要特别一提的,是万宝君上述驳熊秉明先生一文。20世纪80年代初,熊先生以其《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奠定了他在书法理论界的地位,其方法论亦为当代书法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自是功不可没。但其看似严密实属机械的方法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的书法艺术。时隔不久,熊先生又别出心裁,提



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而且不遗余力，在不同场合下给予论证、演讲，好像真的发现了一个伟大真理似的。此说一出，书法界的芸芸众生几乎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超越所有行当的艺术事业。搞理论的人，更是纷纷撰文“跟进”，只有极少数头脑清醒者私下表示异议。万宝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毅然写出上述驳熊先生之文，而且态度明确、直指其谬——“首先，熊先生本人的具体论证，只能推导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换言之，说‘书法代表中国文化最核心部分’亦可）的结论”、“其次，熊先生这一提法带有文字游戏性质”、“其三，熊先生的所谓‘文化核心的核心’之提法，错误地理解了‘文化’、‘哲学’与‘书法’三者间的本来关系”，因此，“熊先生所谓‘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之提法并不能成立”。

万宝君的书坛现状批评始于近年，由于观察之敏锐、捕捉之及时和分析之透彻，文章一经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2003年，他的《组织官僚化：21世纪书法的悲哀》一文，由《书法》（第6期）和《美术报》（6月14日）发表后，除了那些受抨击者外，书法界的上上下下，包括具有创作实力的各级书协领导人，无不为之拍手称快。2006年初，应胡传海副主编之约，为《书法》所撰《2005年书坛焦点词释》，遴选出书坛十大焦点给予一一剖解，发表（第4期）后，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曹宝麟先生立即驰函赞道：“《书法》上的大作拜读，痛快淋漓，为浮一大白。”这篇文章长达20000余言，点击了当年书坛几乎所有敏感问题或事件，比如公正评选问题、书坛名头问题、活人编自己年谱问题、活人建自己艺术馆问题、报刊收取版面费问题、书协换届事件、启动是否“国学大师”问题、批评有效性问题、名家书法提名展事件、“大师”题字事件、名流“另面人生”问题和“艺术书法”展览事件等。对万宝君的一系列辨析及其见解，我也基本表示赞同。而且，我以为，当代书坛太需要像万宝君这样的勇士站出来激浊扬清，否则，书坛真的没有希望可言了。

不久前，万宝君坦诚相告，书法美学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很难再深入下去，加之时下主持兰亭书法研究所工作，于是决定改变以前主

攻书法美学兼及其他的做法，而代之以主攻兰亭学研究和当代书坛现状批评再兼及其他的努力方向。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万宝君一面做着艰辛的文献整理（他已主编一部三卷本的大型资料集成——《兰亭学文献汇览》，总字数300余万言，目前正在充实、校对之中），一面又冷静地观察着当代书坛潜存着的各种时弊。继《2005年书坛焦点词释》这篇带有“集束炸弹”性质的文章投放书坛之后，2006年下半年以来，他又连续撰写了数篇针对书坛时弊的批评文章，其中以《走出误区 重铸辉煌——给安徽书坛的几点建议》、《关于书学讨论会的主题及其他》、《头衔·笔名·通稿——读季羨林〈在病中〉随感》和《权术改写历史——当代书协组织“去功能化”走势透析》最为时人津津乐道。这几篇文章，有的是应编辑朋友之约而写，所以很快就见诸报端了；有的则因有关报刊改变发稿方针，而无法及时同读者见面，无奈，万宝君只得将它们先放到有关书法网上展示，如今皆收入万宝君的书学论集《当代书坛批判》卷中，读者自可尽情翻阅。

读万宝君的书法批评文章，我还感到，他的批评态度端正、批评目的健康。首先，没有一篇文章是为了泄私愤，是为了哗众取宠，它们坚持的都是学术立场，不管什么问题皆能抱着理性、审慎的态度去加以解剖，虽爱憎分明，但绝无乱挥棍棒之嫌。再者，他的每篇批评文章发表时署的都是真名，从不用笔名，以示敢于承担责任，这点尤为难得。

万宝君因疏于外语，失去读研深造的机会，每念及此，我都不免一番感叹。让我欣慰的是，他能不向命运低头，醉心书论，勤奋笔耕，在非学术环境下托出了无愧当代书学的一连串成果。万宝君平时读书面广，知识丰富，加之擅长思辨，故不下笔则已，一下笔便有汨汨其来、源源不竭之势。想写、会写、勤写，这自然令人羡慕，但我想提请万宝君注意的是，从事学术研究不同于写畅销书，在控制速度的同时，更要控制数量，决不可“下笔不能自休”（这在晋朝大才子陆机那里尚以为病哩）。而今，万宝君正当盛年，我于万宝君有厚望焉！

#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导 祖保泉

毛万宝君于1980—1984间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这期间我在中文系主讲《文心雕龙》课程。1984年春,万宝君来我家,问我:“书法论文能否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我略加思索后说:“可以。”于是他立题《试论书法艺术共同美》,由我指导、审阅。结果,在该文“评价等级”栏内,我亲笔填了个“优”字。

我凭什么来指导学生写“书法论文”?自答:我在读中学期间有幸跟从巢县童雪鸿治印大师学篆刻,历时七年整。童老师一再教导:“学篆刻,关键在于坚持练字,识得书法美。甲骨、钟鼎、小篆、隶书等都可以摹写,然后执一求精,久之,必有自己的风味,篆刻自然得法。”我谨遵师训,坚持练字,也阅读一些前贤的书法理论著作。我非常明白,自己不是书法家,也不是书法理论家,但我有兴趣阅读书法理论文章,且自信有识别能力,因而我成了万宝君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

万宝君的成绩虽好,可是他不自满,倒是以这点成绩为起点,立志要在书法美学研究方面写出点名堂来。他毕业了,来告别,并说分配回家乡中学任教,那里虽资料有限,但他仍可从事书法美学研究;书法美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几份有限的专业报刊之中,他自己有能力全部订阅,这样,就不愁不了解研究动态。我听完,觉得有道理,

就鼓励他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并将范文澜先生的座右铭书赠给他——“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他走上工作岗位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写信给我，谈他的书法美学计划。我一方面为他的锐意进取而高兴，一方面又告诫他必须在搞好教学工作之余搞自己的研究，本末倒置，把个人爱好放在本职工作之上，将一样都不会成功。至于写文章也要一步步来，写一篇成活一篇，不须贪多，只要精，一年一两篇，十几年坚持下来，就能成个小体系，印个小册子。还不错，我的话没有白说，他一一变成了具体行动。他在中学任教六年，四年都带毕业班，是学校的骨干教师，教学成果一直在同事中领先，受到学生和校领导的赞许。同时，他利用节假日搞研究，一年中至少也能写出两篇以上长论，并且都得到及时的公开发表。

由于教学、研究双丰收，工作环境又随之得到改善，1990年他调入县委宣传部。那里虽非学术环境，但业余时间较多。他到机关之后，志不在仕途，心境异常平和，他利用一切闲暇读书、思考、作文，名字接二连三地在专业报刊上闪现。他终于在全国书法界脱颖而出，成为颇有名气的青年书法理论家。

199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论文集《书法美学论稿》，20多万字，果然是个不菲的收获。但他告诉我，这个集子编得太仓促，不够理想，因此，近年他又着手把自己已经写出、发表的文章重新收集、编选，而成五大卷（每卷25万言上下），其中美学卷就有《书法美学概论》和《书法美的现代阐释》。这着实让我感到欣喜不已，业余时间搞书法理论研究，居然有如此收获！且幸浙江绍兴市文物局慧眼识英才，将万宝君“引进”过去，主持“兰亭书法研究所”工作，必将大大提升兰亭遗址的文化品位，使兰亭重新走向全国书法理论研究的前列；而对万宝君来说，由业余变专业，有兰亭这一书法圣地作平台，又必将产生更大的研究动力，推出更多、更有分量的书法理论成果来。

《书法美学概论》付印之前，万宝君寄来了该书的校样，请我作序。我翻看校样之后，觉较之前述“论稿”，分量要重得多。年轻人有如此上进心，一度身为老师的我自然十分高兴，故而，很乐意为他的“概

论”写上几句,为“序”为“感”皆可。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段时间,书法美学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人们提出了“形象”说、“抽象”说、“意象”说、“造型”说、“线条”说与“情感”说等各种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免仓促上阵、理论水准似不很高,但毕竟加深了广大书法爱好者对有关书法属性的认识。万宝君于1984年初正式投入毕业论文撰写,算是初步介入书法美学研究。他的介入,正当“大讨论”降温之际,由于不是为了急于同他人进行交锋,所以写来很冷静、很沉着,而没有浮躁习气。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就是他没有盲从任何一家观点,从这篇文章起,便确立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他认为,所谓书法艺术就是塑造汉字造型形象与展现书家审美意识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为论证这一提法,他后来又写了几篇专论。他的观点正确与否,大家自可讨论。我的感觉,它具有一定深度,在众多的见解中别张一军,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有这点也就足够了。

书法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很红火,投入的人也很多,但进入90年代,“国学热”兴起,受此影响,书法史学研究便取代了书法美学的辉煌,这时,那些搞书法美学的人多数也随大流走进史学行列,坚守书法美学阵地的人几乎屈指可数了。对此,万宝君则不为之所动,仍然不停地写他的书法美学文章,他有自己的主见,他告诉我——书法美学热固然过去,但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赶“热”,书法美学还留下许许多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细心加以探讨、加以解决。搞史学,当然也是好事,但要有资料优势,否则,很难出成果。正凭借这一信念,1995—1996两年,他写出了近20万言的专著——《书法美学概论》,其水准如何,读者看后可知,无须我在这里多加评论。我在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都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过,最后一章压缩稿在《书法研究》(1998年第5期)发表后,立即被中国人民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报刊复印资料,1999年第1期)全文转载。

在当今书坛,人们提起搞书法美学研究者,年龄大些的(50岁以

上),自然会想到姜澄清、金学智、尹旭、章祖安、陈振濂、陈方既、邱振中、周俊杰诸位先生,而50岁以下者,则只有万宝君一人。万宝君能在书法美学领域里小有贡献,全凭他对书法美学的一往情深与不懈探索。假如他没有自己的主见,什么“热”研究什么,那就永远只能随大流,跟在别人后面跑,纵然文章很多,又有什么用处?我认为万宝君的长处,在于他能执一而精。他热爱书法美学,并长期为它倾注心血,虽兼及史学、批评,但从未放弃过美学思考,从而,使我们的读者看到了他这部沉甸甸的《书法美学概论》。

我为万宝君获得如此科研成果而惊叹。万宝君由于家境贫困、外语成绩欠佳,毕业后分到地方中学教书,没有能力也从未想到要考研,因而,只能一直处于非学术环境之中。但他偏偏又爱好学术,硬是在那样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努力着、坚持着,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完成了数百万字的书法理论著述。看看万宝君的成长过程,我不由惊呼:“谁说非学术环境中出不了学术成果?”

愿万宝君在兰亭书法研究所这样能够充分施展其才华的新环境中努力再努力!

2009年5月于芜湖赭麓

# 目 录

001	序(祖保泉)
001	引言
007	第一章 书法的本质构成
007	第一节 书法本质的界定原则
009	第二节 书法本质的客观内容 汉字造型为书法的反映对象——书法对汉字造型形 象的再塑造——书法以其他客观物象为摄取营养对象
034	第三节 书法本质的主观内容 关于“书如其人”说的辨析——书法以审美意识为直 接展现对象——书法与其他精神内容的关系
058	第四节 书法本质的整体显示
063	第二章 书法的形式意味
064	第一节 书法形式的本体定位
070	第二节 书法形式的结构组建 多样的物质载体——独特的线条形质——流动的空 间构筑——凝固的时间轨迹——全息宇宙图景
109	第三章 书法的审美范畴
110	第一节 书法审美范畴的认识误区
115	第二节 古典审美范畴的基本构成 天然与工夫——法度与情性——形质与神采——书 卷气与金石气



- 139 | 第三节 现代审美范畴的初步形态  
创造性——本位性——形式感——文化感
- 155 | 第四章 书法的美感特征
- 155 | 第一节 玄妙性
- 168 | 第二节 时代性
- 180 | 第三节 民族性  
和谐性——渐变性——封闭性
- 190 | 第四节 共同性
- 203 | 第五章 书法的文化内涵
- 204 | 第一节 雄厚的实用基础
- 213 | 第二节 广泛的社会参与
- 223 | 第三节 深博的哲学精神  
书法中的儒家哲学精神——书法中的道家哲学精神  
——书法中的禅宗哲学精神
- 241 | 第四节 特出的美学地位  
书法是中国艺术的核心——书法是世界艺术的典范
- 253 | 附录一：楮墨空玄觅书魂  
——记青年书法理论家毛万宝(莽汉)
- 259 | 附录二：毛万宝书学著述通检
- 283 | 后记

也不知该从何时算起，我们的先民就以卓然超绝的智慧，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书法美。这种创造，开始还处于不自觉状态，但很快又变为非常自觉的了。两者的分界线，据郭沫若看来，当在春秋末期之际：

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家，虽然他们的姓名没有留传下来。但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开始的。<sup>①</sup>

虽然自春秋末期书法美的创造即已跨入自觉阶段，但人们对它的感悟、描述、阐述却延宕得很迟。从已知的文献资料来判断，东汉崔瑗也许是用文字对书法美进行礼赞的第一人，其《草书势》说：

<sup>①</sup>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